

第四回 拜壽留妹 玩詩遍歸

詩曰：

本是無心檢舊編，案前儂見亦生憐。

多情卻遇寡情者，從此香閨不穩眠。

你道廳外這笑聲是誰？卻是寶珠。小姐也因父親不在家中，獨坐香房納悶，稟知母親，帶了丫鬟如媚如鈎，也到花園游玩。看看百花，一路聞得幽香可愛。緩步尋蹤，到處頑耍，真暢人心目。自與丫鬟談著笑著，正走到玻璃廳上，外面望著裏面，也是親切；裏面望著外面，也是分明。寶珠正打點進廳，耳畔中忽聞裏面有喘呼之聲，大吃一驚，忙停住腳步，定睛向玻璃廳裏面一望，見那光景，不覺滿面通紅。只認是不惜廉恥家內的丫鬟僕婦做的勾當，也不欲明言其事。但咳嗽兩聲，使之聞之。心內如小鹿兒亂撞，唬得急急轉身，帶著丫鬟就走。

蔣公子正與秀林在榻上頑得高興，忽被廳外一陣笑聲、一連幾聲咳嗽，唬得公子、秀林魂飛天外，急急披衣下榻，不敢出廳。秀林在玻璃窗外一望見寶珠帶著丫鬟冉冉而去，由不得又恨又怕。恨的寶珠驚散好事，怕的寶珠方纔撞見，一定在癡老面前告狀，那就了不成呢！“寶珠呀！我與你前世是甚麼冤家對頭，今又覓跡尋蹤來看我破綻。少不得你也有日死在我的手裏！”這是秀林心虛，反怨恨起寶珠來。此刻蔣公子抖在一堆，也怕弄出事來。倒是秀林膽大，叫聲：“公子休要驚慌！趁此無人，速速出園。後會有期。”公子定一定神道：“承娘子美情，小生生死不忘。但不知異日佳期定於何時？”秀林道：“你看萬花臺上有紅汗巾拖下，就是癡老不在家。我就開了園門，不時相會。只要公子情長，不要又攀花柳忘了奴家。”公子道：“永志娘子今日恩情。”說罷，兩人又肉麻了一會兒，方纔手挽手兒送出園門。望見公子下船去遠，乃閉園門進來，四處找尋小翠。哪知小翠在臺上找汗巾不見，就倚在石欄上睡著了。秀林仍找到萬花臺上，找著小翠，推醒了，一直下樓。

出了花園，歸房坐下。柯爺此刻並未回來。秀林到底做錯了事，心內憂疑，也防著寶珠記他前仇，搬弄是非。又轉一念道：“寶珠也管不住我的許多。他若不說便罷，若說，我就硬栽他一任。”想定毒意，便躺在床上睡倒。

直至黃昏後，柯爺方纔回來。也不到夫人後邊去，竟到秀林房中。見他睡覺，推醒秀林，起來同用晚膳，反是夫人那邊打發了丫鬟過來，稟柯爺道：“明日乃宣姨老爺五十正壽。那邊姨太太打發管家婆來接小姐，夫人特請老爺示下，小姐明日還是去不去？”柯爺聽說，哼了一聲道：“老不賢又來多事了。他過他的生日，要女兒去做什麼？”秀林因有日間之事在心，巴不得攛掇寶珠出一日門，回來再說就有得抵賴了。想定主意，便道：“你又來古板了！一個姨丈大人生日，姨母打發人來接侄女，你反叫女兒不去拜壽，於禮上說不去。”柯爺道：“不是我不叫女兒去，只為前事在心，又怕弄出話柄來。”秀林道：“拜壽的人山人海，小宣外面陪客不暇，哪有工夫去看你女兒？況你明日也要到宣府拜壽，再細心鑿察，萬無一失。這倒不必憂慮，只管叫女兒去。”柯爺被秀林一席話說得連連點頭，分付丫鬟道：“明日叫小姐到宣府拜壽，早去早回。”丫鬟答應去了。這裏用過晚膳，將茶漱口，坐了一會兒，收拾安寢。秀林床上暗想：“明日支開寶珠這一個眼中釘，再打發癡老到衙門中有事不回，好讓我逕到花園去與情人暢聚一番，豈不大妙！”秀林想到此處，心中暢快，夢入陽臺而去。這都不表。

單言次日起身，小姐在閨房收拾齊全，出來告別父母，帶了隨身兩個丫鬟服侍，外邊早已有轎伺候。抬進廳中，小姐上轎，後面是丫鬟兩乘小轎，家人柯榮、柯華跟隨轎後，一路直奔學士衙門而來。不多時，到了宣府，將轎一直抬進內廳歇下，早有如媚、如鈎伺候小姐出轎。小姐輕移蓮步來到內堂，見了宣夫人，口稱：“姨母在上，愚侄女拜見。”宣夫人一把拉住道：“侄女少禮，一旁請坐。”寶珠道：“等姨丈進來拜壽。”夫人道：“你姨丈在前廳陪客，沒得工夫進來。且請坐了。”寶珠告坐。坐定，有丫鬟獻茶。如媚、如鈎上前叩見夫人。禮畢，寶珠道：“母親請姨母的安，並代姨丈道喜。”夫人口稱：“好說。”見寶珠生得花容月貌，舉止溫柔，言談穩重，暗想：“好一個女子！怪不得癡兒想他匹配。可恨柯老執見拒婚！今癡兒發誓，今生不得寶珠為妻決不再娶，豈不好笑！”一面肚內想著，一面回叫：“賢侄女，多謝你母親記掛！你母親一向安否？”寶珠見問，由不住瑩瑩欲淚。因是姨丈誕辰，不好哭出來。只附著宣夫人的耳，便將父親寵妾滅妻，母親氣成了病的話說了一遍。宣夫人聽了，連聲嘆息。早有僕婦端了面碟，宣夫人陪著寶珠用過壽面，進房勻面更衣，又坐著閑談一會，正又擺飯。飯畢，宣氏父子因外面拜壽客來的稀少，便進內堂歇息一會兒。寶珠見姨丈進來，忙命丫鬟鋪下紅氈，向姨丈拜壽。宣爺只受了兩禮，一把拉住寶珠。倒是宣公子一見寶珠，由不得神魂蕩漾，只站在一旁發癡。倒是宣爺叫聲：“吾兒過來，與姨妹見禮。”宣公子一聽乃尊分付，魂方入竅，忙向前叫聲：“姨妹，愚兄這廂有禮。”寶珠也稱：“姨兄，愚妹這廂萬福。”兩下四目傳情，各自意會。禮畢，大家坐定，宣爺道：“今承賢侄女前來拜壽，未免簡慢，打點欲留侄女稍住幾日談談，不卜意下何如？”寶珠道：“爹爹臨來時分付侄女，拜壽早去早回。”宣爺哈哈大笑道：“休信迂老腐話！我偏留你頑幾天，看他怎奈我何！”公子也巴不得留住柯小姐。倒是宣夫人道：“侄女今日好好前來拜壽，不要屈留，免得回去淘氣。”宣爺道：“柯襟兄現在廳上，待我出去向他當面言明，留住侄女，他也不好意思回我。”說著，同公子出了內堂，仍到廳上，向直夫說：“留住侄女頑幾日去。”直夫因當著眾人面前，不好回宣爺，只說一兩日則可，多卻不能從命。宣爺含笑點頭，分付家人傳話入內，說留住了柯小姐。柯府有人來接，只說小姐不回，改日打轎來接。家人答應去了外面。

到了黃昏，四處張燈擺席，演戲待客，好不鬧熱。直飲到三更時分，戲畢客散，宣氏父子因應酬一日辛苦，就同在外書房安寢。寶珠小姐便在宣夫人房中歇宿一宵。次日起來，梳洗已畢，纔到中堂與夫人用過早膳，忽見丫鬟進來稟夫人道：“外面柯府已差了兩個家人來接小姐即刻回府。”宣夫人笑道：“這又奇了！昨日我家老爺與他言明，他已經依允。如何過了一夜，就來接女兒。”倒是寶珠叫聲：“姨母不必過留侄女，讓我早早回去，免惹口舌。”說著珠淚雙垂。宣夫人也知他苦衷，不好再留，便叫丫鬟傳話出去，分付打轎伺候，送柯小姐回府。丫鬟答應下來。去不多時，入內又稟夫人道：“老爺同公子出去謝客，臨行時分付管門的，倘有柯府人來接小姐回去，只等老爺回來著人送小姐回府，原轎打回，不必在此等。柯府兩個家人已回去了。”夫人聽說，點一點頭，又叫聲：“賢侄女，你家轎子回去了。趁著姨丈姨兄不在家，可帶了丫鬟在我家四處游玩一會兒，以解悶懷。”寶珠見姨母分付，站起道：“侄女失陪了。”便帶如媚如鈎緩緩步出了內堂，一路順著回廊曲曲彎彎走到內書房，正是宣公子讀書之所。但是裏面已燈火已熄，滿架書檠，

精工，階前盡是名花，兩個丫鬟都向花下頑耍。唯寶珠走到書案面前一張太師椅上坐定，隨手在書布下翻出一個錦箋。打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四首七律《玉人來》，因定睛細看道：

詩曰：

柳含煙翠碧千苔，幾度鳥聲喚夢回。
小院寂寥春漸晚，焚香靜待玉人來。
芙蕖出水濕紅腮，曉露盈盈帶笑開。
獨對名花憶傾國，何如解語玉人來。
秋郊紫縷錦成堆，碧樹蔭稀葉漸摧。
雁落魚沉香不遠，蘭舟輕載玉人來。
窗寒靜掩減愁懷，添盡蘭膏撥盡灰。
栽得紅箋制心字，定知今夕玉人來。
下寫：“登鰲有所見，戲題。”

寶珠看畢，知是姨兄詩，按四季即景而題。有所寓意，暗暗關合自己身上。不禁手拿著詩箋玩味，句法生新，詩情婉媚，連連贊賞道：“好一個才子！不知誰家有福的佳人配他。”又嘆息幾聲道：“姨兄呀，你雖有心於奴，奴只是嚴命難違。你只好空成癡想。”寶珠想到此處，由不得一陣傷心，淚垂滿面。“哎！自古紅顏薄命，信有之矣。奴幼失嚴父之歡，長遭妖妾之忌，將來奴的終身也不知著落何所。奴好命苦呀！”寶珠因一肚子牢騷，觸起詩情，又要賣弄他的才學，打點和宣生《玉人來》四韻。正要研墨提筆，取一幅錦箋和詩，忽聽書房外一片聲喊叫進來，聽見是父親聲音，只唬得寶珠忙將詩句揣入袖內，急急站起迎出。如何被責，且看下文。

[返回 >> 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